學規類編

學規類編卷之二十五

儀封張伯行孝先纂
漳浦蔡衍鎤
後學　侯官張文炅　仝校
長汀黎致遠
漳浦藍鼎元

諸儒

周子

山谷黃氏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爲人窘束狷於取名而惠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煢嫠陋於希世

而尚友千古

程子曰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又曰茂叔窗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

延平李氏曰黃山谷謂周子灑落如光風霽月此善形容

有道者氣象

朱子曰周子看得這理熟縱橫妙用只是這數箇字都括

盡了周子從理處看邵子從數處看都只是這理劉砥

曰畢竟理較精粹曰從理上看則用處大數自是細碎

南軒張氏曰先生之學淵源精粹實自得於其心而其妙

乃在太極一圖窮二氣之所根極萬物之所行而明主

靜之爲本以見聖人之所以立人極而君子之所當修爲者故其所養內充闇然而日章雖不得大施於時而莅官所至如春風和氣隨時發見被飾萬物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猶將咨嗟興起之不暇

鶴山魏氏曰周子奮自南服超然獨得以上承孔孟氏垂絕之緒河南二程子神交心契相與疏瀹闡明而聖道復著曰誠曰仁曰太極曰性命曰陰陽曰鬼神曰義利綱條彪列分限曉然學者始有所準的於是知身之貴果可以位天地育萬物果可以爲堯舜爲周公仲尼而其求端用力又不出乎暗室屋漏之隱躬行日用之近

亦非若異端之虛寂百氏之支離也

程子明道

伊川序先生行實曰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弟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胷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其行己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己不欲弗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

知其要汎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闢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

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其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埽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其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覿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爲君子也

藍田呂氏曰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聞彊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應之以是心而無窮雖天下之理至眾知反之吾身自足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於聲容然望之崇深不敢慢也遇事優爲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爲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己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小官有所不屑也

或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如伯淳莫將做天下一人看龜山楊氏曰固是

武夷胡氏曰聖人志在天下國家與常人志在功名全別元豐中有詔起呂申公司馬溫公溫公不起明道作詩送申公又詩寄溫公其意直是眷眷在天下國家雖然如此於去就又卻分明不放過一步

薛文清曰聖賢之忠厚不可當如明道之去分明不容於時猶謂己學未至當時誠意不能動人其忠厚如此

胡敬齋曰明道所論十事條理詳備先王之法盡於此矣當時若能用之從容三代之法　明道敎養選舉法簡

易明白復古得賢如反掌伊川學制則因時制而裁酌之未免於課卷文字朱子貢舉議則欲救一時之弊然終是費力蓋半夾界事最難做須得君相有力量一依先王之法斟酌而行之自然不費力　明道先生本領純粹理精涵養熟故不動聲色天下之事自治涵育薰陶而天下之心自化孔子以下第一人也　明道天資高本領純粹其學自大本上流出於細微處又精盡

夫聖也

程子伊川

程子在主一無適上做工夫所以其心純熟精明以造

司馬光呂公著嘗言於朝曰程頤之爲人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實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又曰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實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眞儒也公著又言曰程頤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羣之姿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拘士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爲國器

明道嘗曰異日能尊師道是吾弟若接引後學隨人才而成就之則不敢讓

朱子曰先生游太學時胡翼之方主敎導嘗以顏子所好

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與先生鄰齋首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游者日益衆　先生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

薛文淸曰伊川經筵疏皆格心之論三代以下爲人臣者但論政事人才而已未有從本原如程子之論也

總論二程

滎陽呂氏曰二程之學以聖人爲必可學而至而已必欲學而至於聖人

武夷胡氏曰程氏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

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指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程氏之行其行己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悌顯於家庭其辭受取舍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不顧也　昔嘗見鄒志完論近世人物因問程明道如何志完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卻不得比明道又問何以不得比曰爲有不通處曰伊川不通處必有言行可證願聞之志完色動徐曰有一二事恐門人或失其傳後來在長沙再論二先生學術志完卻曰伊川見處極高因問何以言之

曰昔鮮于侁曾問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伊川卻問曰尋常道顏子所樂者何侁曰不過是說顏子所樂者道伊川曰若說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

以此知伊川見處極高

五峯胡氏曰二程倡久絕之學於今日其功比於孔子作春秋孟子闢楊墨

朱子曰明道伊川先生之學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標指而達於六經使人讀書窮理以誠其意正其心修其身而自家而國以及於天下其道坦而明其說簡而通其行端而實是蓋將有以振百代之沈迷而內之聖賢

之域其一時之事業詞章論議氣節所繫孰爲輕重所施孰爲長短當有能辨之者　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爲條例司官不以爲浼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靑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較計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爲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爲同邪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跂及學者只當以此爲法則庶乎寡過矣然又當

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裁酌其宜難執一意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　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灑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即事明理質慤精深尤耐咀嚼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久看方好故非久於涵索者不能識其味此其自任所以有成人材尊師道之不同　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功夫造極可奪天巧　明道語宏大伊川語親切　伊川好學論十八時作明道十四五便學聖人二十及第出去做官一向長進定性書是二十二三時作是時游山許多詩甚好　問明道可比顏子

伊川可比孟子否曰明道可比顏子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孟子處然伊川收束檢制處孟子卻不能到　問明道到處譬應伊川入朝成許多事此亦可見二人用處曰明道從容伊川都挨不行問伊川做時似孟子否曰孟子較活絡問孟子做似伊川否先生首肯

南軒張氏曰二先生所以教學者不越於居敬窮理二事取其書反覆讀之則可以見蓋居敬有力則其所窮者愈精窮理寖明則其所居益有地二者蓋互相發也

胡敬齋曰程子之學是內裏本領極厚漸次擴大以致其極朱子之學是外面博求廣取收入內裏以克諸己嘗

如人家程子是田地基業充實自然生出財穀以致富朱子是旋積錢穀置立田地以致富用力雖異其富則一也但朱子喫了辛苦明道固容易伊川亦不甚費力

張子

程子曰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子厚才高其學更先從雜博中過來　某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　答橫渠書曰所論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柔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明睿所照者如目所睹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

於物約見髣髴耳能無差乎更望完養思慮涵泳義理
他日自當條暢

呂晦叔薦先生於朝曰張載學有本原西方之學者皆宗
之神宗卽命召見問治道皆以復三代爲對他日見執
政執政語之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於子何如
先生曰朝廷將大有爲天下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爲善
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有不能執政默然

藍田呂氏曰先生志氣不群少孤自立無所不學與邠人
焦寅游寅喜談兵先生說其言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
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

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
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未以爲足也於是又訪諸
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
祐初見洛陽程伯淳正叔昆弟於京師共語道學之要
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淳
如也閒起從仕日益久學益明方未第時文潞公以故
相判長安聞先生名行之美聘以束帛延之學宮異其
禮際士子矜式焉晚自崇文移疾西歸終日危坐一室
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終夜起坐取
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

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而自得之者窮神知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　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喻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聞人之善喜見顏色答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開其端有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

廣平游氏曰子厚學成德尊與孟子比然猶祕其學明道日處今之時當隨其資教之雖識有明暗亦各有得焉

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

問横渠似孟子否朱子曰横渠嚴密孟子宏闊又問孟子平正横渠高處太高僻處太僻曰是又曰横渠之於程子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　明道之學從容涵泳之味洽横渠之學苦心力索之功深

西山眞氏曰張子有言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前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又曰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若天不欲此道復明則不使今人有知者既使人有知者則必有復明之理此皆先生以道自任之意

胡敬齋曰横渠十五年俛恭而安不成是横渠持身謹嚴

少寬裕溫柔之氣亦可見其工夫親切但未至自然終
是些病痛

邵子

程子曰邵堯夫先生始學於百原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
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歎曰昔人尚友於
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
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先
生少時自雄其材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
之事爲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卲玩心高明觀於天
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頹然其

順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至蓬蓽環堵不蔽風雨躬樵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汙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疏之間羣居燕飲笑語終日不甚異於人顧吾所樂何如耳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歡喜尊奉其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

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矣　謂周純明曰吾從堯夫先生游聽其議論振古之豪傑也惜其無所用於世周曰所言何如曰內聖外王之道也　堯夫襟懷放曠如空中樓閣四通八達也　堯夫詩云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眞風流人豪也　世之博文強識者衆矣其終未有不入於禪學者特立不惑子厚堯夫而已然其說之流亦未免於有弊也　子厚堯夫之學善自開大者也堯夫細行或不謹而其卷舒運用亦熟矣

問堯夫所學如何上蔡謝氏曰與聖門卻不同問何故卻

不同曰他也只要見物理到過眞處不下工夫便差卻
問何故卻不著工夫曰爲他見得天地進退萬物消長
之理便放做大於聖門下學上達底事更不施功堯夫
精易之數事物之成敗始終人之禍福修短算得來無
毫髮差錯如指此屋便知起於何時至某年月日而壞
無不如其言然二程不貴其術堯夫喫不過一日問伊
川曰今歲雷從甚處起伊川曰起處起如堯夫必用推
算某更無許多事邵卽默然

朱子曰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爲的人然又不肯深犯手做
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爲之纔覺難便拔身退正張子

房之流 康節學於李挺之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毋竟其說此意極好學者當然須是自理會出來便好

伊川之學於大體上瑩徹於小小節目上猶有疏處康節能得事物之變卻於大體上有未瑩處

問近日學者有厭拘檢樂舒放惡精詳喜簡便者皆欲慕邵堯夫之爲人曰邵子這道理豈易及哉他腹裏有這箇學能包括宇宙終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放得下今人卻恃箇甚後敢如此因誦其詩云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帝伯大鋪舒可謂人豪矣

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詩又曰他都是有箇自私自利底意所

以明道有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之說　問先生須得邵堯夫先知之術先生久之曰吾之所知者惠迪吉從逆凶滿招損謙受益若是明日晴後日雨吾又安能知耶

胡敬齋曰孟子朱子邵子天資俱極其大惜乎邵子稍偏而未盡下學工夫孟子朱子盡下學工夫所以能充實其大也　周濂溪於道理本原處見得分明精切故異端害不得邵康節於先天圖見得天理進退消長循環極分明故異端惑不得

程子門人

程子曰呂與叔閒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

呂和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逮於與叔　范淯夫色溫而氣和其人如玉尤可以開陳是非導人主之意　謝良佐記問甚博曰賢卻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良佐身汗面赤曰此便是惻隱之心

尹焞魯張繹俊俊恐過之魯者終有守也

龜山楊氏曰游定夫與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於時所交皆天下豪英定夫雖少而一時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伊川以事至京師一見謂其資可適道時明道知扶溝縣兄

弟方以倡明道學爲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敎之召定夫來職學事定夫欣然往從之倡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學焉　定夫自幼不羣讀書一過目輙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傳目到不爲世儒之習誠於中形諸外儀容辭令燦然有文望之知爲成德君子也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莅官遇僚吏有恩意人樂於自盡而無敢慢其令者惠政在民截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久而不忘若其道學足以覺斯人餘潤足以澤天下遭時清明不究所用士論甚惜之

上蔡謝氏曰昔在二程先生門下明道最愛中立伊川最

愛定夫觀二人氣象亦相似

和靖尹氏曰謝顯道習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先生受學志甚篤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　周恭叔未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苦塊然一室未嘗窺牖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頤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

華陽范氏曰朱光庭初受學於安定先生告以爲學之本主於忠信既終身力行之及見二程先生而聞格物致

知爲進道之門正心誠意爲入德之方服行其教造次
不忘嘗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惟孔孟爲然故力
排異端以扶聖道

武夷胡氏曰河南二程先生得孟子不傳之學於遺經以
倡天下而升堂覩奥號稱高弟在南方則廣平游定夫
上蔡謝顯道龜山楊中立三人是也

陳氏淵曰明道在潁昌時龜山先生因往從學明道甚喜
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
道南矣又曰謝顯道爲人誠實但聰悟不及先生 明
道每言楊君聰明謝君如水投石然亦未嘗不稱其善

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學獨先生與謝丈不變因歎曰學者皆流於禪矣惟有楊謝二君長進

馮氏忠恕 曰和靖言嘗侍坐伊川問曰張繹毎聞先生語往往言下解悟焞聞先生語須再三尋思或更請問然後解悟然他日持守恐繹不及焞伊川以爲然伊川歿未幾思叔亦歿和靖被召嘗曰思叔若在到今自當召用必能有爲於世

呂氏稽中 曰尹和靖應進士舉策問議誅元祐貴人和靖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於程子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程子曰子有母在和靖歸告其母母曰吾

知汝以爲善養不知汝以以祿養於是退不復就舉務子
聞之曰賢哉母也　大觀中新學日興有言者曰程頤
倡爲異端尹焞張繹爲之左右和靖遂不欲仕而習聞
益盛德益成同門之士皆尊畏之伊川曰我死而不失
其正尹氏子也

呂氏 本中 曰龜山天資仁厚寬大能容物又不見其涯涘
不爲崖異絕俗之行以求世俗名譽與人交始終如一
性至孝幼喪母哀毀如成人事繼母尤謹熙甯中旣舉
進士得官聞河南兩程先生之道卽往從學旣歸閑居
累年沈浸經書推廣師說窮探力索務極其趣涵蓄廣

大而不敢輕自肆也本中嘗聞於先輩長者以爲明道
先生溫然純粹終身無疾言遽色先生實似之
朱子曰呂與叔惜乎壽不永如天假之年必所見又別程
子稱其深潛縝密可見他資質好又能涵養某若只如
呂年亦不見得到此田地矣與叔本是箇剛底氣質涵
養得到所以如此故聖人以剛之德爲君子柔爲小人
若有其剛矣須除去那剛之病全其爲剛之德相次可
以爲學若不剛終是不能成　定夫事業不得大施獨
有中庸論孟說垂於世考其師友所稱亦其詁言所傳
則夫造道之深流風之遠有可得而推者矣　龜山之

出人多議之惟胡文定之言曰當時若能聽用決須救得一半此語最公　上蔡爲人英果明決強力不倦克己復禮日有課程所著論語說及門人所記遺語皆行於世如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意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則又最得明道教人之綱領嘗宰德安府之應城胡文定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其同時及門之士亦皆稱其言論閎肆善啓發人今讀其書尚可想見也某自少時妄意爲

學卽賴先生之言以發其趣而平生所聞先生行事又
皆高邁卓絕使人興起肅然常懼其一旦泯滅而無傳
也　上蔡語雖不能無過然都是確實做工夫來　問
人之病痛不一各隨所偏處去上蔡才高所以病痛盡
在矜字曰此說是　明道以上蔡記誦爲玩物喪志蓋
爲其意不是理會道理只是誇多鬭靡爲能若明道看
史不蹉一字則意思自別此正爲己爲人之分　和靖
持守有餘而格物未至故所見不精明無活法　和靖
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敬字上做工夫
終被他做得成　游楊謝諸公當時已與其師不相似

卻似別立一家謝氏發明得較精彩然多不穩貼和靖語錄實然意短不似謝氏發越龜山語錄與自作文又不相似其文大故照管不到前面說如此後面又都反了緣他只依傍語句去皆是不透龜山年高與叔年四十七他文字大綱立得腳來健多有處說得好又切若有壽必然進游定夫學無人傳無語錄　學者氣質上病最難救如程門謝氏便如師也過游與楊便如商也不及皆是氣質上病

南軒張氏曰吳晦叔言上蔡自見二先生為克己之學有一研平生極愛惜趨去之然猶往來於心其天資最高

尚且如此以見克己之難也程裿因言上蔡自謂後來於器物之類置之只爲合要用御無健羡心此工夫極至處可謂勇矣曰上蔡偏處雖多惟其勇故工夫亦極至龜山天資粹美矯厲之工少而涵養之工多問游先生如何曰亞於二公

西山眞氏讀書記曰游定夫嘗問謝顯道公於外物一切放得下否曰實在上面做工夫來入要富貴要他做甚必須有用處尋討用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沒事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政府或勸之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

羅豫章

延平李氏曰羅先生少從審律先生吳國華學後見龜山迺知舊學之差三日驚汗浹背曰幾枉過了一生於是謹守龜山之學數年後方心廣體胖

朱子曰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眾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

陳氏協曰先生可謂有德有言之隱君子矣當徽廟時居鄉授徒守道尤篤而同郡李公侗傳其學厥後朱子又得李公之傳其道遂彰明於世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者其端皆自公發之公歿之後既無子孫及其遺言不

多見於世嘉定七年郡守劉允濟始加搜訪得公所著迂堯錄八卷進之於朝其書四萬言大要謂藝祖開基列聖繼統若舜禹遵堯而不變至元豐改制皆自王安石作俑務爲功利之圖浸兆裔夷之侮是其畎畝不忘君之心豈若沮溺輩素隱行怪之比邪

李延平

朱子曰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 先

生初間也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是磨礱之功　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箇覺處不似別人今終日危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

胡文定 子寅字明仲號致堂 宏字仁仲號五峯附

上蔡謝氏嘗語朱震曰胡康侯正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也使其困厄如此乃天將降大任焉

耳

河東侯氏曰視不義富貴如浮雲者當今天下胡康侯一人耳

朱子曰公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敘九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貫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亦無愧於古人　問文定卻是卓然有立所謂非文王猶興者曰固是資質好然在太學多聞先生師友之訓所以能然其學問多得穎昌靳裁之啓發又曰後來得之上蔡者多

文定大綱說得正微細處五峯尤精大綱卻有病

致堂議論英發人物偉然向嘗侍之坐見其數杯後歌
孔明出師表誦張才叔自靖人自獻於先王義陳了翁
奏狀等可謂豪傑之士也讀史管見乃嶺表所作當時
並無一册文字隨行只是記憶所以其間有抵捂處
明仲甚畏仁仲議論明仲亦自信不及蓋人不可不遇
敵己之人仁仲當時無有能當之者故恣其言說出來
然今觀明仲說較平正
南軒張氏曰文定雖不及河南之門然與游楊謝游而講
於其說其自得之奥在於春秋被遇明時執經入侍正
求之論疏動當世所以扶三綱明大義抑邪說正人心

亦可謂有功於斯文矣

朱子

勉齋黃氏曰先生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其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旣爲之箴以自儆又筆之書以爲小學大學皆本於此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則未嘗少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於齊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皆有以見

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充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反之於身也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成而道之正統在是矣其爲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稟陰陽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於其中天所賦爲命人所受爲性感於物爲情統性情爲心根於性則爲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則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形於身則爲手足耳目口鼻之

用見於事則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參諸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之虛闕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先生之於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聖賢而無疑矣故其得於己而爲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本

末嘗[illegible]不見其或遺表裏初終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爲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慊然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已者而非後學之所可擬議也其可見之行則修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閒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

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鉅細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際哀戚備至飲食衰絰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歡於親故雖疏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賙卹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若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施設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槩見雖達而行道不能施

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之傳
散在方册聖賢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
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
其次第綱領條目燦然復明於語孟則深原當時問答
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與詩
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
凡數經者見諸傳註其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入德
之門造道之閫者既以極深研幾探賾索隱發其旨趣
而無所遺矣至於一字未安一詞未備亦必沈潛反復
或達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故章旨字

義至微至細莫不理明辭順易知易行於書則疑今文之艱澀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註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惜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爲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繩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知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鬱而不章先生爲之裒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

先天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爲之解剝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賢蘊奧不至於泯沒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有淺深所見有疏密先生旣爲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至或識見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析而不沒其所短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辨難以一其歸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註誦習之煩以爲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爲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眞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呶側僻固陋自以爲悟

立論愈下者則又崇獎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謀利之私二說並立高者陷於空無下者溺於卑陋其害豈淺淺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於是學者靡然向之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爲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爲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辨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乎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爲己務實辨別義利

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與
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游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
意有未喻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戒
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
講論經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
辯則脫然沉痾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爲憂
摳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詞之傳流及海外至於夷狄亦
知慕其道竊問其起居窮鄉晚出家蓄其書私淑諸人
者不可勝數先生既沒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眾亦
足以見理義之感於人者深矣繼往聖將微之緒啓前

賢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訛謬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此者至若天文地志律歷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神常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可爲世法是非資稟之異學行之篤安能事事物物各當其理而造其極哉學修而道立德成而行尊見之事業者又加此秦漢以來迂儒曲學旣皆不足以望其藩籬而近代諸儒有志乎孔孟周程之學者亦豈能以造其閫域哉嗚呼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焉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也

鶴山魏氏曰帝王不作而洙泗之教興微孟子吾不知大道之與異端果孰爲勝負也聖賢既熄而關洛之學興微朱子亦未知聖傳之與俗學果孰爲顯晦也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予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

薛文清曰三代而下文武長才有武侯數學之精有康節道學之純有程朱　周程張朱有大功於天下萬世不可勝言於千餘年俗學異端淆亂駁雜中剔撥出四書亦表章發明遂使聖學晦而復明大道絕而復續燦然各爲全書流布四海而俗學異端之說自不得以干正其功大矣　程朱之道萬世之後必有追崇盛於前時

者

胡敬齋曰朱子在孝宗時又與程子時不同程子之時只要修舉先王之政南宋時大段削弱若不復仇討罪則三綱不振人心沮喪而國非其國矣故修德用賢練兵舉義此處做得起家國可振王道可行　朱子直是勇窮理便直是窮到底作事直是做徹底　朱子體段大相似孟子但孟子氣英邁朱子氣豪雄孟子工夫直截朱子工夫周徧　看來朱子只任勇猛做向前去更不退縮朱子直是豪氣

張南軒

朱子曰南軒張公生有異質穎悟夙成忠獻愛之自其幼學而所以教者莫非忠孝仁義之實旣長命往從胡仁仲之門問程氏學先生一見知其大器卽以所聞孔門論仁親切之指告之公退而思若有得也以書質焉而先生報之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公以是益自奮厲直以古之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一篇蚤夜觀省以自警策所造旣深遠矣猶未敢自以爲足則又取友四方益務求其所未至蓋玩索講評踐行體驗反覆不置者十有餘年然後昔之所造愈深遠而反以得乎簡易平實之地其於天下之理蓋皆瞭然心目之間而實有以見其

不能已者是以決之勇行之力而守之固其所以篤於
君親一於道義而沒世不忘者初非有所勉慕而強爲
之也公爲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既精信道又篤
其樂於聞過而勇於徙義則又奮厲明快無毫髮滯吝
意故其德日新業日廣而所以見於論說行事之間者
上下信之至於如此雖小人以其好惡之私或能壅塞
於一時然至於公論之久長蓋亦莫得而揜之也公之
敎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
造其極其剖析開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平生
所著書惟論語說最後出而洙泗言仁諸葛忠武侯傳

爲成書其他如書詩孟子太極圖說經世編年之屬則
猶欲稍更定焉而未及也然其提綱挈領所以開悟後
學使不迷於所鄉其功則已多矣蓋其常言有曰學莫
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已
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而爲之則皆人欲之
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嗚呼至哉言也其亦可謂擴前
聖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又曰靖康之變
國家之禍極矣小大之臣奮不顧身以任其責者蓋無
幾人而其承家之孝許國之忠判決之明計慮之審又
未有如公者雖降命不長不克卒就其業然其志義偉

然死而後已則質諸鬼神而不可誣也　某嘗竊病聖門之學不傳而道術遂爲天下裂士之醇愨者拘於記誦其敏秀者衒於詞章既皆不足以發明天理而見諸人事於是言理者歸於老佛而論事者騖於管商則於理事之正反皆有以病焉而去道益遠矣中間河洛之間先生君子得其不傳之緒而推明之然今不能百年而學者又失其指近歲乃幸得吾友敬夫焉而天下之士乃有以理之未始不該於事而事之未始不根於理也　敬夫最不可得聽人說話便肯改　敬夫見識純粹踐行純實使人望而敬之　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

然議論出人意表近讀其語說不覺胷中灑然誠可歎服　敬夫見處卓然不可及從游之久反復開益爲多但其天資明敏從初不歷階級而得之故今日語人亦多失之太高　敬夫見識極高卻不耐事呂伯恭學耐事卻有病

呂東萊

朱子曰伯恭說義理太多傷巧未免杜撰　問東萊博學多識則有之矣守約恐未也曰然　問東萊之學曰伯恭於史分外子細於經卻不甚理會

西山眞氏曰呂成公所傳中原之文獻也其所闖繹河洛

之微言也扶持絕學有千載之功教育英材有數世之澤

朱子門人

朱子曰蔡神與博學強記高簡廓落易象之文地理之紀無所不通季通承父志學行之餘尤邃律歷討論定著遂成一家之言使千古之誤曠然一新而溯其源流皆有成法　季通有精詳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　南軒云亡吾道益孤朋友亦難得十分可指擬者黃直卿明睿端莊造詣純篤斯道有望於直卿者不淺

西山眞氏曰季通師事文公文公顧曰季通吾老友也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季通焉異篇奧傳微辭遂旨先合討究而後折衷先生於經無所不通嘗語三子曰淵汝宜紹吾易學曰沈汝宜演吾皇極數而春秋則以屬知方焉　仲默自勝衣趨拜入則服膺父敎出則從晦庵游晦庵晚年訓傳諸經略備獨書未及爲環賦門下生求可付者遂以屬仲默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西山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亦曰成吾書者沈也

董氏鼎曰勉齋先生得紫陽之正傳造詣精深而見於書

說者特簡易明白的當痛快讀之使人興起

眞西山

勉齋黃氏曰西山在朝屢進危言力扶大義公論藉以開明善類爲之踴躍

吳郡李氏曰子朱子沈潛乎性命而發越乎詞章先生心得其傳汪洋乎翰墨沈浸乎仁義所入雖不同其見於道一也子朱子之道不盡行於時故私淑諸其徒先生之道方大顯於世蓋將公利澤於民物所遭雖不同其衣被萬世亦一也

邵庵虞氏曰先生大學衍義之書本諸聖賢之學以明帝

王之治據已往之迹以符方來之事慮周乎天下憂及乎後世君人之軌範蓋莫備於斯焉董仲舒曰人主而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知後有賊而不見此雖未敢上比於春秋然有天下國家者誠反覆於其言則治亂之別得失之故情僞之變其殆庶幾無隱者矣

史傳云自韓侂胄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於天下後世多其力也

胡敬齋曰自孟子後千四百年無人見得此道分明董子

見其大意孔明天資有暗合處韓退之揣見髣髴至程

朱方見得盡自朱子後無人理會得透徹眞西山庶幾

魏鶴山

邵庵虞氏曰孔子顏子殁其學不傳曾子以其傳授子思

而孔子之精微益以明著孟子得以擴而充之後千五

百年以至於宋汝南周氏始有以繼顏子之絶學傳之

程伯淳氏而正叔氏又深有取於曾子之學以成己而

教人而張子厚氏又多得於孟子者也顏曾之學均出

於夫子豈有異哉固其資之所及而用力有不同焉者

爾朱子元晦氏論定諸君子之言而集其成一時小人用

爭惡其腐己倡邪說以爲之禁士大夫身蹈其禍而學者公自絕以苟全論世道者能無戚然於茲乎方是時臨邛魏華父起於白鶴山下奮然有以倡其說於摧廢之餘拯其弊於口耳之末故其立朝惓惓焉以周程張朱四君子易名爲請尊其統而接其傳非直爲之名也

許魯齋

牧庵姚氏曰先生之學一以考子之言爲師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始而行其家中而及之人故於魏於輝於秦摳衣其門所在林立盛德之聲昭聞於時宜諸胄學其教也入德之門始惟由小學而四書講貫之精

而後進於易書詩春秋耳提面命者莫不以孝弟忠信爲本四方化之雖吏爲師刀筆筐篋之流父以之訓其子兄以之勗其弟者亦惟以是爲先語述作固不及朱子之富而扶植人極開世太平之功不愧德焉

陳氏澔曰魏國文正公出學者翕然師之共學僉信朱子而濂洛之道益明使天下之人皆知誦習程朱之書以至於今者公之力也

薛文清曰魯齋厯宋末文弊有從先進之意　自朱子沒而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辭之間能因文辭而得朱子之心學者許魯齋一人而已　魯齋不對伐宋之謀

伐國不問仁人之意也

侯官楊浚雪滄總校
閩縣林祚曾省軒覆校
閩縣孫振新銘三分校
閩縣沈兆霖意齋分校

同治五年夏五月福州
正誼書局栞校開雕

學規類編卷之二十五終

學規類編卷之二十六

儀封張伯行孝先纂

後學 晉江史大範
閩淸鄭郊
漳浦蔡世遠 仝校
閩縣陳龔臣

辨別異端

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爲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只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爲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

廓如也　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於爲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楊墨至於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是也　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閒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所爲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外於道也遠矣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

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爲有閒非天地之全也彼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恣肆此佛之教所以爲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顏淵問爲邦孔子既告之以二帝三王之事而復戒以放鄭聲遠佞人曰鄭聲淫佞人殆彼佞人者是他一邊佞耳然而於己則危只是能使人移故危也至於禹之言曰何畏乎巧言令色直消言畏只是須著如此戒慎猶恐不免釋氏之學更不消言常戒

到自家自信後便不能亂得　人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節嗜慾定心氣如斯而已矣　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　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爲佛矣只且於迹上考之其設教如是則其心果如何固難爲取其心不取其迹有是心則有是迹王通言心迹之判便是亂說故不若且於迹上斷定不與聖人合其言有合處則吾道固已有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是立定卻省易

問神仙之說有諸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

居山林閒保形煉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寘之風中則易過寘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楊子言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能爲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爲周孔爲之矣　謝顯道學佛說與吾儒同處爲問曰活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卻

朱子答范伯崇曰異端害正固君子所當闢然須吾學既明洞見大本達道之全體然後據天理以開有我之私因彼非以察吾道之正議論之間彼此交盡而內外之道一以貫之如孟子論養氣而及告子義外之非因夷

子而發天理一本之大此豈徒攻彼之失而已哉所以推明吾學之極致本原亦可謂無餘藴矣如此然後能距楊墨而列於聖賢之徒不然譊譊相訾以客氣爭勝負是未免於前輩自做之譏也　答江德功曰近世學者溺於佛學本以聖賢之言爲卑近而不滿於其意顧天理民彝有不容殄滅者則又不能盡叛吾説以歸於彼兩者交戰於胸中而不知所定於是因其近似之言以附會而説合之凡吾教之以物言者則挽而附之於己以身言者則引而納之於心苟以幸其不異於彼而便於出入兩是之私至於聖賢之本意則雖知其不然

而有所不顧也蓋其心自以爲吾之所見已高於聖賢可以咄嗟指顧而左右之矣又況推而高之使其精神氣象有加於前則吾又爲有功於聖賢何不可者而不自知其所謂高且深者是乃所以卑且陋也此近世雜學之士心術隱微之大病不但講說異同之間而已不審賢者以爲如何　所厚者謂父子兄弟骨肉之恩理之所當然而人心之不能已者今必外此而厚其身則雖至六度萬行具足圓滿亦無以贖其不孝不弟之罪矣　答吳伯豐曰異端之學以性自私固爲大病然又不察氣質情欲之偏而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

害事近世儒者之論亦有近似之者不可不察也故所
見愈高所發愈暴　與陳伯堅曰學者但當深窮聖經
使其反之於心而安考之於經而合驗之於外而可行
則彼之妄言一覽便破矣若未到此遽欲窮之恐如河
南夫子所謂未必能窮而已化為釋氏矣　答胡季隨
曰遺書所云釋氏有盡心知性無存心養性亦恐記錄
者有誤要之釋氏只是恍惚之間見得些心性影子卻
不曾子細見得真實心性所以都不見裏面許多道理
政使有存養之功亦只是存養得他所見底影子固不
可謂之無所見亦不可謂之不能存養但所見所養非

心性之眞耳

薛文清曰聖人順天理而盡人倫釋氏逆天理而滅人倫釋子不問賢愚善惡只順已者便是　孟子曰天之生物也一本而世以三教並稱則是天之生物亦有三本邪　好異端者天資高則淪於空虛氣稟下則惑於罪福　萬物始終乃陰陽造化自然之理神仙者必欲超出陰陽造化之理以常存必無此理

胡敬齋曰楊墨無父無君老佛人倫物理滅盡非楊墨比也老氏談道德然以虛無元妙爲道德適足滅其道德佛氏言心性然以寂靜空豁爲心性適以滅其心性老

氏雖虛無然亦終不奈這道理實有何故滅不盡禪家素淨打坐只消一箇空字把天下道理滅迹埽盡　老氏說道德釋氏說心經故天資高者往往從之老氏以元妙爲道德不從日用常行處體察佛氏以虛靈爲心性而不知五常仁義禮智信所以雖似見其髣髴而實非有見也　體用一源非二事人言老佛有體無用此不然豈有有體而無用者若佛空其體而絕其用禪學工夫蓋緣體不立故絕去外物以求虛靜使本體不昏譬如伐去其木之枝幹而專培養其根伐之之久則外之生意既絕內之根本亦枯所以培之者適以速其朽

管窺天直見北斗處求了言於天理大本處見得些分數者蓋人之生都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處來人之神識是保合太和裏面底物他在此處窺見些子遂守定此物不令亡失則可以脫輪迴再去奪胎出世遂言他別有一箇眞身父母所生者只是幻身故不孝父母殊不知乾道變化已在父母身上故氣盛則生子氣衰則子纔生生不窮故此身此理皆是父母所傳若由你這箇眞身再去出世則乾道變化箇甚　人皆闢異端而恐其害道然不知其陷溺之由蓋其初只是淸高隱僻之士好淸閒厭世俗之煩雜及其久也淸靜寂滅其心

無所用故懸空見出許多物事以爲道德以爲心性以爲太極學者須隨時收斂隨事省察方不陷溺若聰明人不去事理上體究只憑自己意見必喜高妙必至陷溺　末世道喪百病俱生邪異蠭起或專於記誦或溺於詞章或汨於功利皆非善學者也此不及者也若好清高閒散者多流於黃老好高大寂靜者多入於禪宗此過中者也又豈善學乎　今之朋友多入禪學亦勢之必然蓋因小學大學之教不行自幼無根本工夫長又無窮理工夫心要收又難收故厭紛擾喜虛靜又惡思慮之多而遏絕之久則必空所以多流於禪也　今

日異端經程朱闢後本不能害人是學者不會做工夫自流入去病在不於小學四書近思錄上用功

羅整庵曰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蓋虛靈知覺心之妙也精微純一性之眞也釋氏之學大抵有見於心無見於性故其爲敎始則欲人盡離諸相而求其所謂空空卽虛也旣則欲其卽相卽空而契其所謂覺覺卽知覺也覺性旣得則空相洞徹神用無方神卽靈也凡釋氏之言性窮其本末要不出此三者然此三者皆心之妙而豈性之謂哉使其據所見及復能向上尋之帝降之衷亦庶乎其可識矣顧自

以爲無上妙道曾不知其終身尚有尋不到處乃敢遂駕其說以誤天下後世之人至於廢棄人倫滅絕天理其貽禍之酷可勝道哉夫攻異端闢邪說孔氏之家法也或乃陽離陰合貌詆心從以熒惑多士號爲孔氏之徒誰則信之 程子之闢佛氏有云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卽其所言所造而明指其罪過誅絕之意懍然辭氣之表矣夫既不足以開物成務則不得謂之神化倫理且棄而不顧尚何周徧之有堯舜之道既不可入又何有於深微蓋神化周徧深

微之云皆彼之所自謂非吾聖人所謂神化周徧深微者也　今之道家蓋源於古之巫祝與老子殊不相干老子誠亦異端然其爲道主於深根固蔕長生久視而已道德五千言具在於凡祈禳禁禬經呪符籙等事初未有一言及之而道家立教乃推尊老子寘之三清之列以爲其教之所從出不亦妄乎古者用巫祝以事神建其官正其名辨其物蓋誠有以通乎幽明之故專其職掌俾常一其心志以導迎二氣之和其義精矣去古既遠精義浸失而淫邪妖誕之說起所謂經呪符籙大抵皆秦漢間方士所爲其泯滅而不傳者計亦多矣

而終莫之能絕也今之所謂分明道祖張道陵近宗林靈素輩雖其爲用不出乎祈禳祭禱然旣已失其精義則所以交神明者率非其道徒滋益人心之惑而重爲世道之害爾望其消災而致福不亦遠乎蓋老子之善成其私固聖門所不取道陵輩之譸張爲幻又老子之所不屑爲也欲攻老氏者須分爲二端而各明辨其失則吾之說爲有據而彼雖桀黠亦無所措其辭矣　有心必有意心之官則思是皆出於天命之自然非人之所爲也聖人所謂無意無私意耳所謂何思何慮以曉夫憧憧往來者耳書曰思曰睿睿作聖非思則作聖何

由易曰聖人立象以盡意意若可無其又何盡之有故大學之教不曰無意惟曰誠意中庸之訓不曰無思惟曰慎思此吾儒入道之門積德之基窮理盡性必由於此斷斷乎其不可易者安得舉異端之邪說以亂之哉彼禪學者惟以頓悟爲主必欲掃除意見屏絕思慮將四方八面路頭一齊塞住使其心更無一線可通牢關固閉以冀其一旦忽然而有省終其所見不過靈覺之光景而已性命之理實未嘗有見也安得舉此以亂吾儒窮理盡性之學哉學術不明爲害非細言之不覺縷縷

千聖相傳只是一理堯舜禹湯所執之中孔子所

不踰之矩顏子之所謂卓爾子思之所謂上下察孟子之所謂躍如皆是物也上聖大賢惟其見之眞是以執之固而行之盡其次則博文約禮吾夫子有明訓矣蓋通天地人物其理本一而其分則殊必有以察乎其分之殊然後應酬之際無或差謬此博約所以爲吾儒之實學也禪家所見只是一片虛空曠蕩境界凡此理之在吾心與其在事物者竟不能識其至精至微之狀爲何如而顧以理爲障故朱子謂禪家最怕人說這理字誠切中其病矣

同治五年夏五福州
正誼書局彙校開雕

候官楊　浚雪滄總校
候官王星庭子明覆校
候官鍾啓昌瑞庭分校
閩縣苑福年綏之分校

學規類編卷之二十六終

學規類編卷之二十七

儀封張伯行孝先纂　後學　閩清鄭　郯
　　　　　　　　　　　　晉江史大乾　仝校
　　　　　　　　　　　　漳浦蔡世遠
　　　　　　　　　　　　杭州陶文岳

程明道請修學校尊師儒取士劄子

臣伏謂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宋興百餘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盡美士人微謙退之節鄉閭無廉恥之行刑雖繁而姦不止官雖冗而材不足者此蓋學校之不修師儒之不尊無以風勸養勵之使然耳竊以去聖久遠

師道不立儒者之學幾於廢熄惟朝廷崇尚教育之則不日而復古者一道德以同俗苟師學不正則道德何從而一方今人執私見家爲異說支離經訓無復統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於此臣謂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各以類舉及百執事方岳州縣之吏悉心推訪凡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與夫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皆以名聞其高蹈一作尚之士朝廷當厚禮延聘其餘命州縣敦遣萃於京師館之寬閒之宇豐其廩餼䘏其家之有無以大臣之賢典領其事俾羣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埽應對以往修其孝悌

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又其次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稍久則舉其賢傑以備高任擇其學業大明德義可尊者爲大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始自藩府至於列郡擇士之願學民之俊秀者入學皆優其廩給而蠲其身役凡其有父母骨肉之養者亦通其優游往來以察其行其大不率教者斥之從役漸自大學及州郡之學擇其道業之成可爲人師者使教於縣之學如州郡之制異日則十室之鄉達於黨遂皆當修其庠

序之制爲之立師學者以次而察焉縣令每歲與學之師以鄉飲之禮會其鄉老學者衆推經明行修材能可任之士升於州之學以觀其實學荒行虧者罷歸而罪其吏與師其升於州而當者復其家之役郡守又歲與學之師行鄉飲酒之禮大會群士以經義性行材能三物賓興其士於太學太學又聚而教之其學不明行不修與材之下者罷歸以爲郡守學師之罪升於太學者亦聽其以時還鄉里復來於學太學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謂之選士朝廷問之經以考其言試之職以觀其材然後辨論其等差而命之秩凡處郡縣之學與太學者皆滿三歲然後得充薦

其自州郡升於太學者一歲而後薦其有學行超卓衆所信服者雖不處於學或處學而未久亦得備數論薦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恥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在州縣之學則先使其鄉里長老次及學衆推之在太學者先使其同黨次及博士推之其學之師與州縣之長無或專其私苟不以實其懷奸罔上者師長皆除其仕籍終身不齒失者亦奪官一二等勿以赦及去職論州縣之長莅事未滿半歲者皆不薦士師皆取學者成否之分數爲之賞罰凡公卿大夫之子弟皆入學在京師者入太學在外者各入其所在州之學謂之國子其有當補

蔭者並如舊制惟不遷於學者不授以職每歲諸路別言一路國子之秀者升於太學其升而不當者罪其監司與州郡之師太學歲論國子之有學行材能者於朝其在學賓與考試之法皆如選士國子自入學中外通及七年或太學五年年及三十以上所學不成者辦而爲二等上者聽授以筦庫之任自非其後學業修進中於論選則不復使親民政其下者罷歸之雖歲滿願留學者亦聽其在外學七歲而不中升選者皆論致太學而考察之爲二等之法國子之大不率教者亦斥罷之凡有職任之人其學業材行應薦者諸路及近侍以聞處之太學其論試亦如選

士之法取其賢能而進用之凡國子之有官者中選則增其秩臣謂既一以道德仁義教養之又專以行實材學升進之去其聲律小碎糊名謄錄一切無義理之弊不數年間學者靡然丕變矣豈惟得士浸廣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臣謂帝王之道莫向於此願陛下特留宸意為萬世行之

朱子學校貢舉私議

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蒐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

慕蚤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修而不憂爵祿之未至夫子所謂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孟子所謂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蓋謂此也若夫三代之教藝爲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爲法制之密又足以爲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之爲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今之爲法不然雖有鄉舉而其取人之額不均又設太學利誘之一塗監試漕試附試詐冒之捷徑以啓其奔趨流浪之意其所以教者既不本於德行之實而所謂藝者又皆無用之空言至於甚弊則其所謂空言者又皆怪妄無稽而適足以敗壞學者之心志是以人

材日衰風俗日薄朝廷州縣每有一事之可疑則公卿大夫官人百吏愕眙相顧而不知所出是亦可驗其爲教之得失矣而議者不知其病源之所在反以程試文字之不工爲患而倡爲混補之説以益其弊或者知其不可又欲斟酌舉行崇寗州縣三舍之法而使歲貢選士於太學其説雖若賢於混補之云然果行此則士之求入乎州學者必衆而今州郡之學錢糧有限將廣其額則食不足將仍其舊則其勢之偏選之艱而塗之狹又將有甚於前日之解額少而無所容也正使有以處之然使游其間者校計得失於旦暮錙銖之間不得寗息是又不惟無益而損莫

大焉亦非計之得也蓋嘗思之必欲乘時改制以漸復先王之舊而善今日之俗則必如明道先生熙寧之議然後可以大正其本而盡革其末流之弊如曰未暇則莫若且均諸州之解額以定其志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罷去詞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以齊其業又使治經者必守家法命題者必依章句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眾說而斷以己意學校則遴選實有道德之人使專教導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途至於制科詞科武舉之屬亦皆究其利病而頗更其制則有定志而無奔競之風有實行而無空言之弊有實學而無不可

用之材矣此其大略也其詳則繼此而遂陳之夫所以必均諸州之解額者今之士子不安於鄉舉而爭趨大學試者以其本州解額窄而試者多大學則解額闊而試者少本州只有解試一路大學則兼有舍選之捷徑又可以智巧而經營也所以今日倡爲混補之說者多是溫福處婺之人而他州不與焉非此數州之人獨多躁競而他州之人無不廉退也乃其勢驅之有不得不然者耳然則今日欲捄其弊而不以大均解額爲先務雖有良法豈能有所補哉故莫若先令禮部取見逐州三舉終場人數太學終場人數解試亦合分撥諸州理爲人數通比舊額都數定以若干分爲率而取其

若干以爲新額（如以十分爲率而取其一則萬人終場者以百人爲額更斟酌之）又損太學解額含選取人分數使與諸州不至大段殊絕（其見住學人分數權許仍舊）則士安其土而無奔趨流浪之意矣所以必立德行之科者德行之於人大矣然其實則皆人性所固有人道所當爲以其得之於心故謂之德以其行之於身故謂之行非固有所作爲增益而欲爲觀聽之美也士誠知用力於此則不惟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國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爲先若舜之命司徒以敷五教命典樂以教冑子皆此意也至於成周而法始大備故其人材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之漢室之初尚

有遺法其選舉之目必以敬長上順鄉里肅政教出入不悖所聞為稱首魏晉以來雖不及古然其九品中正之法猶為近之及至隋唐遂專以文詞取士而尚德之舉不復見矣積至於今流弊已極其勢不可以不變而欲變之又不可不以其漸故今莫若且以逐州新定解額之半而又折其半以為德行之科如解額百人則以二十五人爲德行科盡法行之初恐考察未精故且取其半而又減其半其餘五十人自依常法明立所舉德行之目如八行之類專委逐縣令佐從實搜訪於省試後保明津遣赴州守倅審實保明申部於當年六月以前以禮津遣限本年內到部撥入太學於近上齋舍安排而優其廩給仍免課試長貳以

時延請詢考至次年終以次差充大小職事又次年終擇其尤異者特薦補官餘令特赴明年省試比之餘人倍其取人分數如餘人二十取一則此科十而取一蓋解額中已減其半矣殿試各升一甲其不中人且令住學以俟後舉其行義有虧學術無取舉者亦當議罰則士知實行之可貴而不專事於空言矣所以必罷詩賦者空言本非所以教人不足以得士而詩賦又空言之尤者其無益於設教取士章章明矣然熙寧罷之而議者不以爲是者非罷詩賦之不善乃專主王氏經義之不善也故元祐初議有改革而司馬溫公呂申公皆不欲復其欲復之者惟劉摯爲最力然不過以考校之難

而爲言耳是其識之卑而說之陋豈足與議先王敎學官人之本意哉今當直罷無可疑者如以習之者衆未欲遽罷則限以三擧而遞損其取人之數俟其爲之者少而後罷之則亦不駭於俗而其弊可革矣所以必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者古者大學之敎以格物致知爲先而其考校之法又以九年知類通達強立不反爲大成蓋天下之事皆學者所當知而其理之載於經者則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也況今樂經亡而禮經缺二戴之記已非正經而又廢其一焉蓋經之所以爲敎者已不能備而治之者類皆舍其所難而就其所易僅窺其一而不及其餘則於天下

之事宜有不能盡通其理者矣若諸子之學同出於聖人各有所長而不能無所短其長者固不可以不學而其所短亦不可以不辨也至於諸史則該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變時務之大者如禮樂制度天文地理兵謀刑法之屬亦皆當世所須而不可闕皆不可以不之習也然欲其一旦而盡通則其勢將有所不能而卒至於不行若合所當讀之書而分之以年使天下之士各以三年而其通其三四之一則亦若無甚難者故今欲以易書詩爲一科而子年午年試之周禮儀禮及二戴之禮爲一科而卯年試之春秋及三傳爲一科而酉年試之年分皆以省試爲界義各二道諸經皆

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義各一道論則分諸子爲四科而分年以附焉諸子則如荀揚王韓老莊之屬及本朝諸家文字當別討論分定年數兼許於當年史傳中出論二道策則諸史時務亦然諸史則左傳國語史記兩漢爲一科三國晉書南北史爲一科新舊唐書五代史爲一科通鑑爲一科時務則律歷地理爲一科通禮新儀爲一科兵法刑統敕令爲一科通典爲一科以次分年如經子之法策各二道則士無不通之經無不習之史而皆可爲當世之用矣其治經必專家法者天下之理固不外於人之一心然聖賢之言則有淵奧爾雅而不可以臆斷者其制度名物行事本末又非今日之見聞所能及也故治經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而推之借曰未必盡是亦當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反求諸心而正其繆此漢之

諸儒所以專門名家各守師說而不敢輕有變焉者也但其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辨以求眞是則爲病耳然以此之故當時風俗終是淳厚近年以來習俗苟偸學無宗主治經者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夫先儒之傳注但取近時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倣擇取經中可爲題目之句以意扭捏妄作主張明知不是經意但取便於行文不暇恤也蓋諸經皆然而春秋爲尤甚主司不惟不知其繆乃反以爲工而眞之高等習以成風轉相祖述慢侮聖言日以益甚名爲治經而實爲經學之賊號爲作文而實爲文字之妖不可坐視而不之正也今欲正之莫若討論諸經之

說各立家法而皆以注疏爲主如易則兼取胡瑗石介歐陽修王安石邵雍程頤張載呂大臨楊時書則兼取劉敞王安石蘇軾程頤楊時晁說之葉夢得吳棫薛季宣呂祖謙詩則兼取歐陽修蘇軾程頤張載王安石呂大臨楊時呂祖謙周禮則劉敞王安石楊時儀禮則劉敞二戴禮記則劉敞程頤張載呂大臨春秋則啖助趙正陸淳孫明復劉敞程頤胡安國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則又皆有集解等書而蘇軾王雱吳棫胡寅等說亦可采以上諸家更加考訂增損如劉彝等說㕘亦合應舉人各占兩家以上於家狀內及經義卷子可取第一行內一般聲說將來答義則以本說爲主而旁通他

說以辨其是非則治經者不敢妄牽已意而必有據依矣其命題所以必依章句者今日治經者既無家法其穿鑿之弊已不可勝言矣而主司命題又多為新奇以求出於舉子之所不意於所當斷而反連之於所當連而反斷之大抵務欲無理可解無說可通以觀其倉卒之閒趨附離合之巧其始盡出於省試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之一題然而當時傳聞猶以為怪及今數年則無題不然而人亦不之怪矣主司既以此倡之舉子亦以此和之平居講習專務裁截經文巧為鬬飣以求合乎主司之意其為經學賊中之賊文字妖中之妖又不止於家法之不立

而已也今既各立家法則此弊勢當自革然恐主司習熟
見聞尚仍故態卻使學子爲有拘礙不容下筆願下諸路
漕司戒敕所差考試官今後出題須依章句不得妄有附
益翦裁如有故違許應舉人依經直答以駁其謬仍經本
州及漕司陳訴將命題人重作行遣其諸州申到題目亦
令禮部國子監長貳看詳糾舉譴罰則主司不敢妄出怪
題而諸生得守家法無敢肆妖言矣又按前賢文集策
問皆指事設疑據實而問多不過百十字嘉祐治平以前
尚存舊體而呂申公家傳記熙寧事乃云有司發策問必
先稱頌時政對者因大爲諛詞以應之然則此風蓋未遠

也今亦宜爲之禁使但條陳所問之疑略如韓歐諸集之爲者則亦可以觀士子之實學而息其誣佞之姦心矣其必使答義者通貫經文條陳衆說而斷以己意者其說已略具於家法之條矣蓋今日經學之難不在於治經而難於作義大抵不問題之大小長短而必欲分爲兩段仍作兩句對偶破題又須借用他語以暗貼題中之字必極於工巧而後已其後多者三二千言別無他意不過止是反復敷衍破題兩句之說而已如此不惟不成經學亦復不成文字而使學者卒歲窮年枉費日力以從事於其間甚可惜也欲更其弊當更寫卷之式明著問目之文而疏其

上下文通約三十字以上次列所治之說而論其意又次旁列他說而以己意反復辯析以求至當之歸但令直論聖賢本意與其施用之實不必如今日經義分段破題對偶敷衍之體每道只限五六百字以上則雖多增所治之經而答義不至枉費辭說日力亦有餘矣至於舊例經義禁引史傳乃王氏末流之弊而論子史者不復訂以經指又俗學卑近之失皆當有以正之使治經術者通古今議論者識原本則庶乎其學之至矣其學校必選實有道德之人使爲學官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者古之太學主於教人而因以取士故士

之來者爲義而不爲利且以本朝之事言之如李廌所記
元祐侍講呂希哲之言曰仁宗之時太學之法寬簡國子
先生必求天下賢士眞可爲人師者就其中又擇其尤賢
者如胡翼之之徒使專教導規矩之事故當是時天下之
士不遠萬里來就師之其游太學者端爲道藝稱弟子者
中心說而誠服之蓋猶有古法之遺意也熙寧以來此法
浸壞所謂太學者但爲聲利之場而掌其教事者不過取
其善爲科舉之文而嘗得儁於場屋者耳士之有志於義
理者既無所求於學其奔趨輻湊而來者不過爲解額之
濫舍選之私而已師生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間相與言

亦未嘗開之以德行道藝之實而月書季考者又祇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無恥之心殊非國家之所以立學教人之本意也欲革其弊莫若一遵仁皇之制擇士之有道德可爲人師者以爲學官而久其任使之講明道義以教訓其學者而又痛減解額之濫以還諸州罷去舍選謬濫之法而使爲之師者考察諸州所解德行之上與諸生之賢者而特命以官則太學之教不爲虛設而彼懷利干進之流自無所爲而至矣如此則待補之法固可罷去而混補者又必使與諸州科舉同日引試則彼有鄉舉之可望者自不復來而不患其紛冗矣至於取人之數則又嚴爲之

額而許其補中之人從上幾分特赴省試則其舍鄉舉而來赴補者亦不爲甚失誠矣其計會監試漕試附試之類亦當痛減分數嚴立告賞以絕其冒濫其諸州教官亦以德行人充而責以教導之實則州縣之學亦稍知義理之教而不但爲科舉之學矣至於制舉名爲賢良方正而其實但得記誦文詞之士其所投進詞業亦皆無用之空言而程試論策則又僅同覆射兒戲初無益於治道但爲仕宦之捷徑而已詞科則又習於諂諛夸大之詞而競於駢儷刻雕之巧尤非所以爲教至於武舉則其弊又不異於儒學之陋也欲革其弊則制科當詔舉者不取其記誦文

詞而取其行義器識罷去詞業六論而直使待對於廷訪以時務之要而不窮以隱僻難知之事詞科則當稍更其文字之體使以深厚簡嚴爲主而以能辨析利害敷陳法度爲工武舉則亦使學官倣經義論策之制參酌定試頒下武經總要等書而更加討論補其遺逸使之誦習而立其科焉則庶乎小大之材各得有所成就而不爲俗學之所病矣夫如是是以教明於上俗美於下先王之道得以復明於世而其遺風餘韻又將有以及於方來與夫規規然固守末流之弊法而但欲小變一二於其閒者利害相懸固有閒矣草茅之慮偶及於此故敢私記其說以爲當

路之君子其或將有取焉

同治五年夏五福州
正誼書局彙校開雕

侯官楊浚雪滄總校
侯官陳桂林筱臣覆校
長樂游大廉清
閩縣薛鶴玉璽

學規類編卷之二十七終